

乙丑
重編

飲冰室文集

冊
五

乙丑重編 飲冰室文集 卷三十二

第二集二十八

新會 梁啓超

現政府與革命黨

漢唐宋明之主。餌丹藥以祈不死。死於丹藥者。項背相望也。而踵而餌之者。亦項背相望也。夫天下有共知爲鳩而偏飲焉而甘焉者。昔吾不信。今乃見之。現政府是已。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爲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始焉。猶以消極的手段。間接而製造之。繼焉。遂以積極的手段。直接而製造之。舉中外上下。大小官僚。以萬數計。夙暮孳孳。他無所事。而惟以製造革命黨爲事。製造之之原料。搜羅焉。惟恐其不備。製造之之機器。擴張焉。惟恐其不足。製造之之技術。講求焉。惟恐其不良。工場日恢。出品亦日富。吾誠不知現政府果何愛於革命黨。而厚之有加。無已若此也。夫天下有注其心思材力之全部。以製造撲滅己之黨者。昔吾不信。今乃見之。現政府是已。

革命黨何以生。生於政治腐敗。政治腐敗者。實製造革命黨原料之主品也。政治不

從人民之所欲。惡不能爲人民捍患而開利。則人民於權利上得起而革之。且於義務上不可不起而革之。此吾中國聖賢之教。其微言大義存於經傳者。不知凡幾。不俟翫述。先民之循此教義以行。其事實之現於史乘者。亦既屢見不一見。初無待泰西之學說始能爲之鼓吹也。而今之革命論。其旗幟視昔若益鮮明。其壁壘視昔若益森嚴。其光芒視昔若益旁薄者何也。則以人民於政治上之認識。有以進於前也。人民於政治上之認識。有緣觀察之精確而進於前者。有緣關係之痛切而進於前者。有緣識想之普及而進於前者。所謂緣觀察之精確而進於前者何也。同一政治也有在。昔不以爲腐敗。而在。今以爲腐敗者。非不腐敗於昔而腐敗於今也。本腐敗而未之知焉。如黴菌之病。自醫術未進步以前。已存於人身而莫或知也。及近世學說昌明。人民漸知爲政府者當負若何若何之責任。其不盡此責任者。卽腐敗者也。又飡聞他國之政治。內返而與之比較。人之政府所有事者。若何。我之政府所有事者。視人若何。恍然曰。是固腐敗於彼。什伯也。此其認識之進焉者也。所謂緣關係之痛切而進於前者何也。曠昔政治腐敗之結果。潰於內耳。潰於內則猶有戡定恢復。

之期。楚弓。楚得。於全體之利害。不至生異動。今則舉其國出。而立於世界物競之衝。我退。則彼進而彼既進。卽無復我駢進之地。我敗。則彼勝而彼既勝。卽無復容我再勝之時。於經濟上之權力。有然於政治上之權力。亦有然。人民之所以資生者。日削寸焉。月削尺焉。憔悴困頓。剝於肌膚。行愁坐嘆。莫識所由。還觀夫外人之與我接者。則挹之若不竭。乃知彼蓋紵我臂而奪之食也。而土地之日蹙。百里與夫同胞父兄子弟之見係累而爲奴虜者。又歲觸於耳目也。雖其中智亦能略措思而察其所由。曰。政府宜爲我捍患者也。今若此。誰之罪也。此其認識之進焉者又一也。所謂緣識想之普及而進於前者何也。前此政府腐敗之實狀。非必其能自掩覆也。而人民之注意以訛之者少。卽有一二曾不足以自張其軍。及夫交通漸開。智識交換。有所聞見。奔走相告。地極之山。陬海溢人下。至屠豎販夫靡不曰。有所知。傳諸十口。而政府腐敗之迹。雖欲揜覆而末由此其認識之進焉者又一也。坐此三因。故人民之不信任政府。且怨毒政府也。其程度日積而日深。其範圍則日煽而日廣。旣已習聞先聖昔賢誅民賊仇獨夫之大義。又熟睹歐美近世史。奮鬪決勝之成效。故革命思想不

期而隱湧於多數人之腦際有導之者則橫決而出焉而其最大之起因固無一不自政治腐敗來也

次於政治現象而起者曰種族問題滿漢之同棲而分彼我實製造革命黨原料之從品也夫在遠識者觀之此固不能成問題而人類之腦識簡單者多而緻密者少感情衝動之能力視他種力劇什百焉且種人社會之思想根於千百年來之遺傳雖隨進化之運以淘汰而汰之迄未能淨盡今既有兩種之名詞存於國內而君位又爲少數之家族所尸以中國之舊理想舊制度則君主與政府實一體而不可分疇昔政治腐敗之實況不甚劇怵於人民之心目故種族感情亦閱久而漸忘及怨毒政府者日深緣政府與君主之關係一聯想間而種族感情隨之而起政治上之利害非盡人所易明故就政治而言革命者其受動之人也少一旦因聯想以及於種族則於腦識簡單之人不煩理解小煽卽動於是懷不平於政治上者利用此爲一手段而其發益以滔天此雖曰從因而其力之所披靡視主因猶或過之

然則吾謂現政府始焉以消極的手段間接而製造革命黨者何也夫種族上之惡

感非自現政府始也。其因實種諸數百年以前。卽政治腐敗之醜態。亦有所襲受。謂前此並不腐敗。至現政府而始腐敗。此刻深之論。吾不爲也。雖然。世界大勢。旣推移。以至今日。腐敗之政治。非刷新之斷不足以措國家於安全。而種人社會之理想。已屬過去之礪石。非磨洗淨盡。亦不足以繫國家於不潰。爲今之政府者。必認定此方針。以積極的行動赴之。乃可以應時勢之要求。而慰天下之望。蓋此兩種舊現象。實爲製造革命黨固有之原料。政府而無所愛於革命黨也。則宜急取此固有原料而消滅之。顧不出此維持其舊現象而不改保存其固有原料。若惟恐損耗恢恢之業。而以冥冥墮之。刑法家言。稱有以不應爲而爲之故。而犯罪者。謂之作爲犯。有以應爲而不爲之故。而犯罪者。謂之不作爲犯。政府昔日之舉動。則對於中國之「不作爲犯」也。所謂消極的製造革命黨此也。

謂其以積極的手段直接而製造革命黨者何也。則吾言之有餘痛有餘憤焉。蓋今日之政府。與一年前之政府。則有異。昔爲「不作爲犯」。而今則變成「作爲犯」。也就政治現象論之。號稱預備立憲改革官制。一若發憤以刷新前此之腐敗。夷考

其實無一如其所言。而徒爲權位之爭奪。勢力之傾軋。藉權限之說以爲擠排異己之具。借新缺之立以爲位置私人之途。賄賂公行。朋黨各樹。而庶政不舉。對外之不競。視前此且更甚焉。前此之腐敗爲天然固有之腐敗。今茲之腐敗爲人力增加之腐敗。就種族感情論之。前此本不成問題也。今政府若特造此問題以勞解決於國民。滿籍官吏中之一二人稍得權力。則援引姻親。布滿朝列。致使新官制改革之結果。滿人盡據要津。致社會上有排漢政策之新名詞出現。夫漢人則豈可排者。又豈更滿人之所能排者。卽彼滿籍一二權要。舍其個人利益問題外。亦豈嘗有一毫餘力以及於國家種族等問題者。而偏爲此等舉動。一若深慮革命黨原料之缺乏。而新聞一途徑以供給之。循此不變。則昔之不成問題者。而今後或將成問題。未可知也。夫使此問題而果至於成問題。則相排之結果。滿亦何能終與漢敵。惟有滿族先斃而滿漢同棲之國家隨之而亡耳。彼滿籍一二權要而有此心也。天下之至愚也。其無此心而徒以個人權利之故爲此嫌疑。則愚之又愚也。要之一切舉動。無論從何方面觀之。而無不以供給革命黨材料爲務。是現政府特有之伎倆也。

政府一面以製造革命黨爲事。一面又以捕殺革命黨爲事。此亦其積極製造之一端也。夫革命黨所持之主義。吾所極不表同情也。謂其主義之可以亡中國也。雖然。吾未嘗不哀其志。彼其迷信革命之人。固一國中多血多淚之男子。先國家之憂樂而後其身者也。多血多淚。先國家之憂樂而後其身之人。斯亦國家之元氣。而國之所以立於天地也。其曷爲迷信此可以亡國之主義。有激而逼之者也。激而逼之者。誰政府也。以如是之政府。非底於亡國不止。等是亡也。不如自亡之。而希冀萬一於不亡。此彼等之理想也。其愚可憫。其遇可悲也。使彼等而誠有罪也。則現政府當科首罪。而彼等僅當科從罪。何也。非有現政府。則無有彼等。政府實彼等之教唆人也。乃政府全不自省。而惟以淫殺爲事。甚且借此爲貢媚宦達之捷徑。舞文羅織。作瓜蔓鈔。捉影捕風。緹騎四出。又極之於其所往。要求外國以破國際法上保護國事犯之公例。如最近長江一帶。疊次之黨獄。與夫要求上海領事引渡其黨員。要求日本政府驅逐其黨首。類此之事。日有所聞。嘻。是亦不可以已乎。吾以爲使其人而未必果爲革命黨也。而以嫌疑殺之。則殺之無損於革命黨之豪末。而徒授彼輩以司法。

不完。草菅人命之口實。使其人而果爲革命黨。且爲革命黨之要人也。而殺之。則殺之益以增其黨員之憤怒。公憤之外。益以私仇。更迫而致命於政府。從種種方面觀之。未見其能爲政府利也。若夫要求外國之引渡。驅逐其黨人也。以內治之事。而假手於外人。失體莫甚焉。其不我應耶。徒笑我堂堂政府。而無一知國際法之人。何恥如之。其我應耶。將以此市大惠於我。而將來遇他事件之起。要索其報酬。操豚蹄以祝篝車。只增外交之困難已耳。夫使政府不供給革命黨以材料。且能舉其固有之材料而消滅之。則豈惟將來之革命黨可以絕跡。卽現在之革命黨。且將日趨於平和。或產生秩序的人物。以爲國家之用。如日本之星亨大石。正己松田。正久林有造。前此皆自由黨中富於革命的理想之人。大石今在憲政本黨初時本爲自由黨二十年前常對於政

府爲激烈危險的行動。而屢次投獄者也。而其後皆嘗爲國務大臣。赫赫有聲焉。故知無論何人。非必其先橫一成見焉。專與政府爲仇。其仇之也。則政府有逼之。使不得不相仇者耳。若夫政府所認爲有力之煽動家。必欲使他國政府拂而去之。殊不知人心之變絕非此一二煽動家所能爲力。惟政府所供給之革命的原料。日充積。

於人人之腦際而煽動家乃得投機而利用焉。原料消滅煽動抑何所施。舉國人將以狂囂目之。而不然者。政府既日日助長革命黨之發而持煽動家也。愈急則成其名也。愈驟無論從何種方面觀之。皆其有利於彼而無利於政府者也。天下惟不潔之人斯生蟣蝨。亦惟不潔之人日殺蟣蝨。方生方殺。方殺方生。早暮擾擾而蝨無盡時。不若沐浴更衣不授以能發生之餘地。政府與革命黨之關係蓋正若是也。今而日務殺不已。傳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徒使革命黨以外之人猶不免洒一掬同情之淚於彼輩而對於政府增惡感焉。爲淵毆魚爲叢毆爵而於政府果何利也。夫當蟣蝨之方生而沐浴更衣絕其源者。日本政府是也。當蟣蝨之既盛而終日疲精神於捫蝨者。俄羅斯政府是也。而日俄兩國之榮辱與其政府諸公之安危卽由是判焉矣。我國現政府之實力自謂視俄政府何如。俄政府行之而猶失敗者。乃欲踵其覆轍以圖成功。中智以下信其不能而當局者瞽然未有覺焉。吾所謂共知爲鳩而飲而甘之者此也。

要而言之。革命黨之舉動可以亡中國者也。現政府之舉動尤其可以亡中國者也。

然所以有革命黨者。則現政府實製造之。現政府不可不爲革命黨受過。故革命黨亡國之罪一。而現政府亡國之罪二。政府而知罪也。庶幾改之。政府而不改也。我國民其毋坐視之。

附記俄羅斯現政府與革命黨

俄羅斯自見挫於日本。不得已而宣布立憲。而官僚政治之專橫腐敗。一如曩昔。國民大失望。故國中紛擾不絕。國情艱險愈甚。頃據日本大阪每日新聞譯述英國某報記其實事如左。

俄國自一九〇五年十月一日至一九〇六年九月三十日。凡十二個月間。其因政治上運動與軍隊衝突。負傷者二萬二千七百二十一名。處死刑者千五百十三名。農民問題以外。因國事犯事件而受懲役者八百五十名。新聞紙之被命停止發行者五百二十三件。主筆之被告發者六百四十七名。又屢布戒嚴令。其在大地方者三十一所。在小地方者四十六所。

其在南部政治上之死傷最多。凡四千三百六十八名。波蘭及巴爾的等之西部

地方。俄政府最危險之地也。官吏之被殺害者。其在巴爾的。三百五十四名。其在波蘭。二百八十二名。而顯官之暗殺。則南部爲尤多。總督及其他高官之死傷者。二十一。名。波蘭十五名。巴爾的七名。炸彈事件。二百四十二回。對於郵便局寺院及官立物之強盜事件。九百四十回。對於私人之強盜事件。九百八十三回。其強盜金額。七百五十萬元。此等強盜。大抵白晝公行。結隊爲羣。內不獲犯罪人者。凡一千六百九十一件。農民之暴動事件。千六百二十九件。就中起於中央政府之管轄下者。七百五十六件。起於南部者。五百五十三件。村落及地主邸宅之放火事件。二百二十八回。鐵道之交通中止。七十四回。軍器祕密貯藏所之被搜出者。一百十八處。沒收之軍銃及短銃。數萬挺。爆裂彈。一千十六個。彈丸。三百餘萬顆。內有爲機關砲所用者。又革命書類之押收者。百八十三種。坐此被逮者。二萬三千七百四十一人。

論曰。就此文所列數目字觀之。則天下悲慘之境。其孰有過於今日之俄羅斯者耶。而俄羅斯人何以好亂至於若是一射而百決拾。甘鼎鑊其如飴。而犧牲性命。

如兒戲。未之或侮也。夫豈其性獨異於人。實則俄之政府。以數十年之力。竭心思才力。以製造之。而今乃穫其所造成之果也。而一年之間。官吏之被殺者。以六七百計。炸彈。凡數百見。凡服官於俄政府之下者。皆戴頭顱。以暫住於人間。而性命之存續。僅得以刹那刹那計耳。則斯亦天之僂民也。嗚呼。我中國今日之悲運。幸也。猶未若俄之甚也。而政府諸公。乃必欲奉俄政府爲導師。盡罔吾民。以陷於刑僂而已。以身殉之耶。嗚呼。政府諸公。而猶不悟也。是殆俄國一年來橫死之四十三名總督。高官其厲鬼。附公等之身。而奪其魄也。夜台寂寞。而欲招公等以爲之伴也。公等之危若朝露。其知之也耶。其不知也耶。公等而甘此。則亦何能相沮。而使我全國陷於俄羅斯。今日之慘狀。四萬萬人。隨公等以同度枉死城中之日月。則雖三冢礫蚩尤千刀。剗王莽。其何足以謝祖宗。謝子孫也。嗚呼。是在公等。

再駁某報之土地國有論

本報第十四號。曾關於社會革命之可否。著論以難某報。既已令彼所主張者。無復立足之餘地。乃彼不自省改。復於其第十二號。強詞致辯。而益復支離謬妄。無

一語可以自完。雖其論無復價值。然本報既認掃蕩魔說爲一種之義務。故不惜再糾正之。乃就聲聲大端。區爲三節。一曰就財政上正土地國有論之誤謬。二曰就經濟上正土地國有論之誤謬。三曰就社會問題上正土地國有論之誤謬。其餘瑣碎末節。則以附論綴於末焉。社會革命論。在今日本不成問題。社會革命論中之簡單偏狹的土地國有論。卽在將來亦不成問題。以此愚讀者之腦力。本甚無謂也。然利用此機會時。徵引財政上經濟上社會問題上之普通學說。以與吾國今日現象相印證。則亦不無小補。故不惜冒浪費筆墨之誚而長言之。非徒爲彼報發也。 著者識。

一 就財政上正土地國有論之誤謬

本報第十四號論文嘗云。以土地國有爲行單稅之手段。而謂爲財政上一良法也。是則成問題。而能行與否。應行與否。又當別論。第三十頁 蓋吾前號論文。其所重者在

與彼報爭社會問題之解決。故關於社會問題以外之事項。未遑多及。而初非認此制度爲財政上適宜之制度也。今彼報第十二號論文。寶此燕石。謂土地單稅制。爲

中國將來整理財政之不二法門。其誤謬有不可紀極者。故先就此點辭而闢之。雖非本論之主眼。抑亦土地國有論不能成立之一大左證也。

今世學者之言租稅。則單稅與複稅之孰利實爲其一問題。單稅者。惟課一種之租稅。而其他盡皆蠲除也。複稅者。則課多種項目之租稅。以相挹注也。單稅制度。今各國惟地方自治團體多行之。瑞士聯邦中一二小州亦或行之。自餘各國。殆無不行複稅制者。此其中蓋有絕大之理由焉。諸家財政學書多能言之。茲不詳述。而單稅論中大約復可分四種。一曰消費單稅論者。二曰財產單稅論者。三曰所得單稅論者。四曰土地單稅論者。此四種者。有其共通之弊害。又有其各自特別之弊害。共通之弊害。則四種莫或能免之。各自特別之弊害。則所得單稅論比較的少。而其他三種皆甚多。土地單稅論又其比較的更多者也。今彼報第十號載孫文演說語。謂歐美日本雖說富強。究竟人民負擔租稅未免太重。中國行了社會革命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云云。是其主張土地單稅而排斥複稅制度之論據也。此其語於財政上原則一無所知。且與事實大相刺謬。在不

學無術大言欺人之孫文固不足責獨怪彼報記者固嘗歛聞學校之講義且知涉獵外籍豈其於此極普通之學說無所聞知且生長宗邦父兄習於吏事豈其於眼前之事實熟視無睹而猥以爭意氣之故不惜枉師說構虛詞以文前過也今得一是正之。

凡一國之財政當以所入能支所出爲原則國家爲自維持自發達起見而需用種種經費國家活動之範圍愈廣則其所需經費愈多國家而不欲自達其目的則已苟欲之則凡所需者責負擔於其分子蓋非得已故吾中國古義言量入以爲出今各文明國普通制度皆量出以爲入蓋其根本觀念有差異則其制度不得不緣而差異而孰得孰失則稍嘗學問者皆能辨之矣今世界中無論何國其經費皆有逐年增加之勢愈文明者則其增加之率愈驟今後我中國而不欲自伍於大國則已苟欲自伍於大國則試取現今各大國歲費之中率以吾之幅員民數比例而增之其額之龐大當有使腐儒舌撝而不能下者而惟一之土地單稅果能充此龐大之國費而無不足乎此一疑問也彼報襲亨利佐治一派之說謂土地國有後舉疇昔

田主所收之租悉歸之國家。遂得莫大之收入。足以支持一切國費而有餘。然麥洛克氏嘗就統計上以證此說之不當。其言曰。以英國論之。英倫及威爾士之借地料。即田主所收之租亦即地代凡三千三百萬磅。蘇格蘭及愛爾蘭之借地料。凡千六百萬磅。合計

全額不過四千九百萬磅。而英國政府之經費。每年六千八百萬磅有奇。然則雖沒收全國地主所收借地料之全額。而國庫尚有一千九百萬磅之不足也。由此言之。則僅恃土地單稅。不能完滿以達國家歲費之目的。於英有然。其他各國亦當例是而我中國亦當例是矣。若曰。我中國土地面積之廣。遠非英國之比。故土地單稅收入之富。亦非英國所得望。曾亦思國費之總額。每比例於土地面積之廣。與人民之衆。而加增而我國爲自維持自發達起見。其正當之歲費。亦應視英國幾何倍也。據日本小林丑次郎之說。分國家經費爲憲法費。國防費。司法費。內務費。外務費。文教費。經濟行政費。官工行政費。財務費之九種。內中惟憲法費。外務費。不以國土之大小爲比例。無論何國。其額大率不甚相遠。其官工行政費。則以國家自營事業之多寡爲率。非可一概論。顧使國營事業之範圍相同。則國境愈遼闊者。此類之行政費。